



思想者的足迹

Thought The Trac (西方、东方最酣畅的思想饕餮)

理想国

(古希腊) 柏拉图/著
孙绍武/主编

《理想国》在哲学史乃至人类思想史上都有着广泛深远的影响。

《理想国》是西方政治思想传统的最具代表性的作品。



Republic

《理想国》不仅对唯心主义哲学思想作了最为完整系统的表述，而且在人类思想史上第一次提出了一个完整系统的理想国家方案，构成了以后各种作为社会政治理想而提出的乌托邦方案的开端。

内蒙古出版集团
远方出版社

百年来从未绝版，潜伏在历史中的智慧与思想
智者让生命闪耀：“星星之火”





思想者的足迹

Thought The Trac (西方、东方最酣畅的思想饕餮)

理想国

(古希腊) 柏拉图/著
孙绍武/主编

《理想国》在哲学史乃至人类思想史上都有着广泛深远的影响。

《理想国》是西方政治思想传统的最具代表性的作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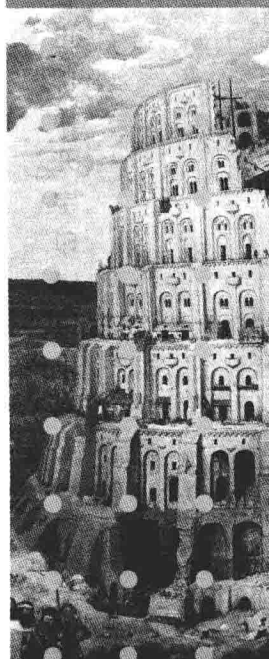


Republic

《理想国》不仅对唯心主义哲学思想作了最为完整系统的表述，而且在人类思想史上第一次提出了一个完整系统的理想国家方案，构成了以后各种作为社会政治理想而提出的乌托邦方案的开端。

内蒙古出版集团
远方出版社

百年来从未绝版，潜伏在历史中的智慧与思想
智者让生命闪耀“星星之火”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理想国/孙绍武主编. —呼和浩特:远方出版社,

2010. 12

(思想者的足迹)

ISBN 978-7-80723-570-5

I. ①理… II. ①孙… III. ①古希腊罗马哲学 IV. ①B502.23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240770 号

思想者的足迹

原 著 (古希腊)柏拉图

主 编 孙绍武

责任编辑 王 福

出版发行 内蒙古出版集团 远方出版社

社 址 呼和浩特市乌兰察布东路 666 号

电 话 0471-4919981(发行部)

邮 编 010010

印 刷 三河市杨庄双菱印装厂

开 本 710×1000 1/16

字 数 4800 千

印 张 360

版 次 2011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5000 套

书 号 ISBN 978-7-80723-570-5

定 价 597.00 元(全 15 册)

有这样的一群人,曾存在于久远的过去,并将一直存在于未来的世界当中,他们手持怀疑和批判的利剑,癖好寻根问底、秉持理性、挑战权威,不懈地探索真理、揭示本质,他们只是极少数,然而他们却在为所有的人活着。正是极少数的他们,影响着人类文明的脉络走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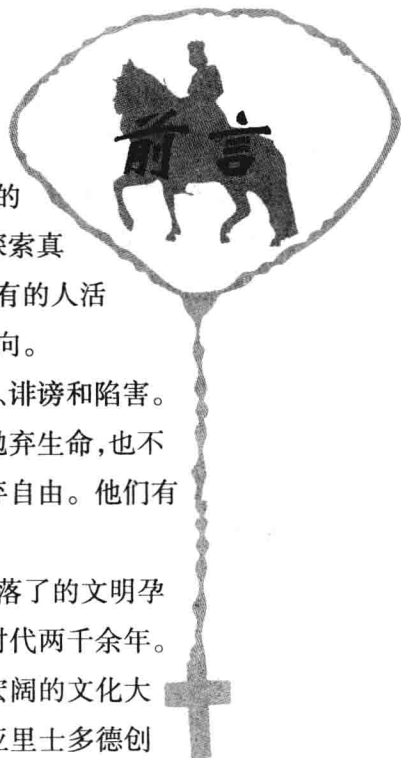
他们的人生总是历尽磨难,始终不能摆脱误解、诽谤和陷害。但是他们宁可蒙受屈辱、宁可一无所有、甚至宁可抛弃生命,也不会亵渎自己的信念、不会改变自己的原则、不会放弃自由。他们有着一个共同的名字:思想者。

希腊文明是一个已经失落的文明,正是这个失落了的文明孕育了欧洲的绚丽灿烂。它的消逝已离我们生活的时代两千余年。但创造者以其独特的理性和智慧建构起来的巍峨宏阔的文化大厦,至今仍令世人惊叹不已!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创立的古代的系统哲学,虽然大多是唯心主义的,但其中包含的理性主义因素,在以后西方的哲学和科学文化的发展中,起过重大的作用。柏拉图是一位思想者,也是一位诗人,他的作品不仅公认为是哲学史上的里程碑式的著作,同时也是伟大的文学作品。柏拉图是古代西方第一个留有大量著作于世的哲学家,这些作品使我们可以深入洞察两千多年前复杂又有见解的雅典社会的文化和信仰。

雅典城邦已沉淀为遥远的历史,经过宗教改革、启蒙运动、法国大革命,思想自由、个人自由终成为不可剥夺的神圣权利。

十八、十九世纪,西方可谓人才荟萃,群星灿烂。如孟德斯鸠、亚当·斯密、康德、黑格尔、叔本华、托克维尔、马克思、马歇尔、尼采、弗洛伊德、罗素等等,尽管这些思想者们的思想、经历、理论迥然不同,但他们却共同继承了西方人文精神的传统:他们那样热切地关注着人的现实,关注着人的命运与未来……

思想者往往在压制和束缚中呼吸,但思想者的思想却永远是自由的。即使思想家的生命结束了,但思想的种子却会留下来。总有一天,这种子会生根、发芽、开花、结果,万古长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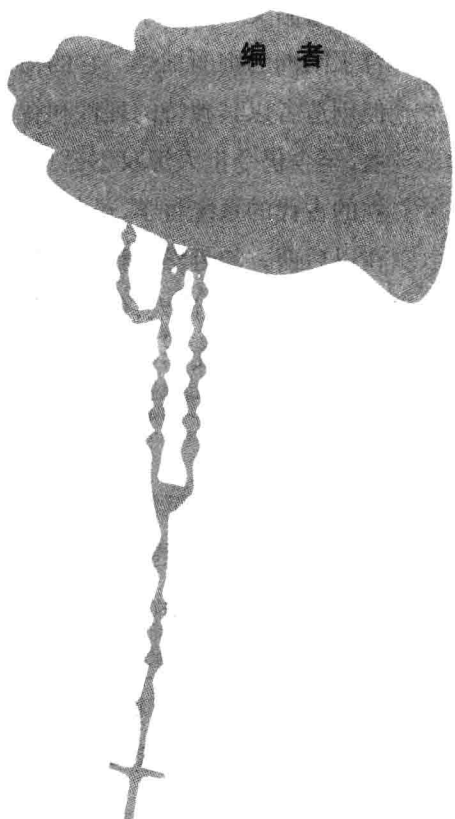


对于一名出版者而言,我们所能做的,一方面是为思想“角斗士”们提供战场,使人类思想生生不息;另一方面,我们有义务传播那些对人类文明发展进程起到重大推动作用的思想者的思想。

《思想者的足迹》是一套有着深邃的科学和人文思想的丛书,所选书目皆是对其所处时代与人类文明进程有着重大影响的著作,语言流畅,用词审慎。我们编撰本丛书,旨在带大家走近思想者,感受思想者所具有的独特的智慧魅力。也希望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可以得到更多的启发,吸取更多的科学、人文精神的养料。

因编者、译者自身水平有限,疏漏、谬误在所难免,望广大读者朋友理解、不吝赐教。

编者



目 录

第一章	1
第二章	32
第三章	58
第四章	91
第五章	122
第六章	155
第七章	183
第八章	210
第九章	237
第十章	261
会饮篇	286
斐德罗篇	331

第一章

苏格拉底 我昨天去比雷埃乌斯敬拜女神，同行的还有阿里斯托得姆的儿子格劳孔，因为我也想要了解在这种场合里他们是怎样来庆祝节日的。这是它的首次演出。让我印象尤为深刻的是当地人那壮观的游行，但是我必须得说色雷斯人在游行过程当中的即兴表现也是相当出色的。女神敬拜完了，表演也看过了，于是我们启程回城。就在这个时候，凯发卢斯的儿子玻勒玛库斯老远就看到了我们，于是便让他的家奴来追赶我们，让我们等一等他。

那家奴赶上我，抓住我的外套，说：“玻勒玛库斯请你们稍微等一等他。”

我回过身来问他他的主人在什么地方。“在那儿，”他回答道，“在你们的后面，正向这边走过来呢。请等一下吧。”

“好，那我们就等一等吧。”格劳孔说。

没过多会儿，玻勒玛库斯、格劳孔的兄弟阿第曼图、尼西亚斯的儿子尼克拉图以及其他一些人便赶了上来，显然，他们也是游行队伍里的一部分。

玻勒玛库斯 苏格拉底，你们两个这是要回城去吗？

苏 是啊。

玻 那么，你看到我们的人数了吧？

苏 是的。

玻 那你不得不做个选择了，要么打败我们，要么留下来。

苏 嗯，还有另外一条路可走呢，或许我们能说服你让我们回城。

玻 你有办法让不听话的人服从你吗？

格劳孔 没有。

玻 那你们应该明白不管你们怎么说我们都不会听的。

阿第曼图 难道你们没有听说有一场献给女神的马背上的火炬接力赛将在今天晚上举行吗？





苏 马背上？这倒是稀奇。你的意思是有一场手握火把相互传递的赛马吗？

玻 是啊，并且整个晚上都会庆祝，很值得看看的。吃过晚饭之后我们会去，而且那里会有很多年轻人，我们可以同他们聊一聊。因此你一定要接受我们的建议留在这里。

格 看来我们还是留下来比较好。

苏 好吧，既然你如此想那我们就留下来吧。

〔于是我们便一起到了玻勒玛库斯家，在他家里我见到了他的兄弟吕西阿斯和欧绪德谟，有卡尔色顿的塞拉西马柯，培阿尼亚的卡尔曼提德，还有阿里斯托尼姆的儿子克利托丰。玻勒玛库斯的父亲凯发卢斯也在家，他看上去老了很多，我很久没见他了。他正在一张带有靠垫的椅子上坐着，头上戴着花冠，刚刚在院子里做完了祭献仪式。院子里还摆着一圈椅子，我们坐在了他的旁边。凯发卢斯看到了我，立马热情地向我打招呼。〕

凯发卢斯 苏格拉底，对我们而言你不经常来比雷埃乌斯是非常不幸的。你应该常来看我的，假如我的身体仍允许我轻松出行的话，我就会去找你，那样你就不需要来这里了。可现实是，你应该常常到这里来。

你知道，对我而言，对肢体乐趣的需求在消减，而对交谈乐趣的需求在增加。因此，请接受我的请求：一定要在这些年轻人身上花点时间，他们是你的伙伴啊，而且我们是你的朋友，最亲密的朋友，你一定要常来看我们。

苏 凯发卢斯，我会的，事实上对我而言跟年纪大的人交谈是一件非常愉快的事，因为我能够从他们那里学习到很多东西。这好比是在一条路上，他们已经走在了我们前面，这路也许是我们要走的，而我们应该从他们那里了解路况怎样——它是崎岖艰难的，还是轻松平坦的。故我尤其高兴听听你对这条路的想法，因为你已经到了诗人所谓的“老年门槛”的年纪了，这是否是人生中一段艰难的时光呢，还是别的什么，你想说说吗？

凯 我当然会告诉你我的想法，苏格拉底，你知道，我们几个年纪相仿的老人聚会不是不寻常的（这正应了那句古话！），这些聚会免不了被那些失去了年轻时代快乐的人用来抱怨。他们回想起从前自己的爱情生活、宴饮及诸如此类，结果就抱怨自己被夺走了许多重要的东西，并且声称在那些日子里他们总是过得很舒适，但是现在的日子甚至就不是在生活。还有些人喃喃怨诉亲人们是如何地轻贱老年。实际上，这就是他们将不断遭受的所有不幸归咎于老年的主要理由。但在我看来，苏格拉底，他们所归咎的责任是清白



的。如果要归咎于老年，那么就老年这一点来说，我也会有与他们同样的感受，并且其他到了这个年纪的人也都会这样。然而，不管怎样，我从前所遇到的和我相仿的其他一些人并不这样觉得。尤其是有一次我和诗人索福克勒斯在一起，有人问他：“索福克勒斯，你在性方面表现怎样？你还有能力和女人做爱吗？”他回答说：“别提了，朋友！让我备感欣慰的是我已经摆脱那种事情了，就像一个从狂暴野蛮的主人那里获得自由的奴隶一样。”当时我想那是一个很好的回答，并且我至今也还没有改变我的想法。我的意思是，毫无疑问，到了老年，你获得了巨大的平静安宁，并且从性之类的事情上解脱开来。当欲望失去了它们的强度而缓和时，那么所发生的就绝对如同索福克勒斯所描述的那样，是从很多疯狂的奴隶主那里解脱出来了。然而造成上述现象及他们与亲戚的这种关系的原因，并不是人们的年老，苏格拉底，而是人的性格。如果一个人有自制力和好脾气，那么年老并不是一个过于沉重的负担；否则，这并不仅仅是年龄老了的问题，苏格拉底——这类感到年老是过于沉重的负担的人，在他年轻时，他会发现生活也是难以忍受的。

〔我对他和他的话充满了崇敬，为了想让他继续说下去，我试着激发他。〕

苏 凯发卢斯，我觉得大多数人听了你的话以后会持怀疑态度，他们会认为你觉得老年好过并不是因为你的性格，而是因为你的巨大财富。有钱人有很多的安慰，他们说。

凯 你说得对，他们是会怀疑的。他们确有些道理，虽然这道理并没有他们所想的那么重要。这里有个关于塞米司托克勒的故事——当塞利福斯人粗暴无礼地说，他的名誉并不是由于他的功绩而是由于他是雅典人时，他回答说：“的确，如果我是塞利福斯人，那么我便不会成名，但即使你们是雅典人，你们也不会成名。”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那些既不富有又觉得老年很难受的人。确实如此，一个良好的人如果是贫穷的，那么他也不会觉得年老很容易忍受，但这也是事实，一个品格不良的人，即使他很富有，他也是决不会满足于自身的。

苏 凯发卢斯，你的大部分财产是继承来的，还是自己赚来的？

凯 苏格拉底，你说什么呀？我自己赚？作为一个商人，我介于我的祖父和我的父亲之间。我的祖父（我被取名为和他同名）继承了大致相当于我现在所拥有的财产，并大大地增加了这些财产。然而我的父亲吕珊尼阿斯却让它们缩减到比现在还少。我能把这些财产留给儿子们，并且也不比我继承来的少，也许还能多一些，我就满足了。





苏 告诉你，我之所以这样问你，是因为我觉得你并不是特别计较金钱的人，而这通常是那些自己不赚钱的人的标志，相反，那些自己赚钱的人却像其他人一样更加贪爱金钱。诗人们爱恋他们自己的诗作，父亲们爱他们的儿子。同样，商人们关心金钱并不只是因为它有用（而这是所有其他人对金钱感兴趣的原因），更因为它是他们自己劳动的成果。这使得他们和人打交道时让人难受，因为金钱是他们乐意尊敬的唯一事物。”

凯 你说得对。

苏 是啊，但还有个问题我想问你，你认为你从财富中所获得的最大益处是什么？

凯 某些事很多人可能会觉得难以相信，你知道的，苏格拉底，当死亡的想法开始侵入一个人的头脑之中，他就怀有了对以前在他身上从未发生过的事情的恐惧与烦恼。过去他可是对听来的有关哈德斯那里发生的故事——一个在此世作恶的人是怎样必定会在那里遭到惩罚——嗤之以鼻的，但是现在这些故事却使他的心情烦扰痛苦起来，万一它们可能是真的呢？这或许是因为年老体弱，或是因为现在他更接近另一个世界而看得更加清楚了。结果是，他变得充满焦虑和恐惧，并开始做些盘算，看看他是否曾以任何方式伤害过别人。那些发现在其一生中作恶多端的人，会像孩子一样频频从噩梦中醒来，并且生活于恐惧之中；另一方面，一个问心无愧的人则自信而乐观地面对未来，就像品达所说的，“这在老年给他以安慰”。在我看来，苏格拉底，他说的好极了，他说高尚而正义地生活的人有“甜蜜的希望做伴侣，来陶然滋养他的心灵，慰藉他的垂暮之年——它比其他任何东西更能驾驭人们那变幻莫测的心意”，这无疑是说得极正确的。

在这种情况下，我高度肯定拥有财富，至少是对那些正派规矩的人而言的。我的意思是，拥有财富的一个主要作用就是有了它，人们就能避免违背良知的欺骗或撒谎，并在结束此生时，也避免了因为还欠着应献给神的一些祭品或者某人的一些钱财而产生的不安。财富也还有许多其他用途，但全面地考虑，我得说，苏格拉底，对于一个明智的人来说，比起其他一些无关紧要的情况来说，财富在这种情况下是尤其有用的。

苏 凯发卢斯，你的想法令人敬佩。不过，说到正义，我们能够不加限制地肯定说实话或归还借来的东西就是正义吗？这些行为有时是正义的，有时是不正义的。我的意思是，举例来说，如果有人向他头脑清醒的朋友借了武器，而那个朋友后来疯了，想把武器要回去，在这种情况下，每个人都会



同意一定不能把武器还给他，把武器还给他是不正义的，对疯子讲实话也是不正义的。

凯 你说得对。

苏 那么说实话和归还借来的东西不是正义的定义。

玻勒玛库斯插话 不对，如果我们相信西摩尼得，那么这就是正义的定义。

凯 好！好！我把整个话题交给你们，因为现在我该去祭祀了。

苏 行，玻勒玛库斯是你的继承人，可以继承你的一切，对吗？

凯 那当然了。（然后，他就笑着走出去献祭了。）

苏 让我们接着往下说，你这位辩论的接班人，你肯定西摩尼得关于正义的看法是对的，你指的是他的哪句话？

玻 正义就是借东西要还，我认为他说得对。

苏 我必须承认我们不能随便怀疑西摩尼得，因为他是一个聪明人，又有神灵凭附。不过，玻勒玛库斯，你无疑知道他说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但我不明白。他说的意思显然不是我们刚才说的意思，当东西原来的主人头脑不正常时还要归还从他那里借来的东西，尽管借来的东西在一定意义上确实是债务，不是吗？

玻 是的。

苏 但若东西的主人头脑不正常，那么无论他怎么索取也一定不能还给他。

玻 对。

苏 可见，西摩尼得说正义就是借东西要还，这句话似乎别有所指。

玻 确实别有所指，因为他相信朋友之间应当与人为善，不应当与人为恶。

苏 我明白了。你的意思是，如果归还借来的东西对接受者是有害的，并且归还者与接受者是朋友，那么就不必归还所借的东西或所欠的钱。西摩尼得是这个意思吗？

玻 没错。

苏 在另一种情况下该怎么办，亏欠敌人的东西要不要还呢？

玻 当然要还，相互为敌的人所亏欠的无非就是一些恶，因此一个人把亏欠他的敌人的东西加以归还也是恰当的。

苏 这样说来，西摩尼得用诗人的方式给正义所下的定义是模糊不清的，





他的意思是说，正义就是把对每个人有益的东西恰如其分地给他，但他把这种行为称作“还债”。

玻 你还有什么其他看法？

苏 我的天哪！假定有人对西摩尼得说，告诉我，所谓医学的技艺能恰如其分地给什么样的对象提供什么样的东西？你想，西摩尼得会怎样回答这个问题？

玻 这个回答显然是这门技艺给身体提供药物、食物和饮料。

苏 所谓烹调的技艺能恰如其分地给什么样的对象提供什么样的东西？

玻 给肉类添加作料。

苏 很好，那么请你以同样的方式告诉我，被称作正义的这门技艺给什么样的对象提供什么样的东西？

玻 苏格拉底，如果按照刚才的例子，正义就是把有益的东西提供给朋友，把有害的东西提供给敌人。

苏 那么对朋友行善和对敌人作恶就是西摩尼得所说的正义的意思，是吗？

玻 我想是这样的。

苏 当有人生病时，在疾病与健康方面谁最能对朋友有益，对敌人有害？

玻 医生。

苏 航海遇上风险呢？

玻 舵手。

苏 那么正义的人在什么样的行为中，起什么作用时，最能利友而害敌？

玻 我该说，在战争中作援军的时候。

苏 你说得很好。但是，我的朋友玻勒玛库斯，要是人们不生病，医生对他们来说是无用的。

玻 对。

苏 同样，对那些不出海的人来说，舵手对他们是无用的。

玻 对。

苏 我们是否也得说，对那些不打仗的人来说，正义的人是无用的？

玻 应该这样说。

苏 但即使在平时时期，正义也有用，是吗？

玻 对，是这样的。

苏 种地也有用，不是吗？





玻 是的。

苏 也就是说，种地可以收获庄稼？

玻 对。

苏 鞋匠的技艺也一样吗？

玻 是的。

苏 也就是说，用这种技艺可以做成鞋子，我假定你会这样说。

玻 我确实会这样说。

苏 那么请告诉我，正义在和平时有什么用，能得到什么？

玻 正义在订立契约和交往中 useful，苏格拉底。

苏 所谓交往你指的是合伙或合作，还是别的事情？

玻 当然指合伙。

苏 那么在玩跳棋时，正义的人是好的而且有用的合作伙伴吗？

玻 下棋能手才是。

苏 在用砖头和石头砌墙时，正义的人是比泥瓦匠更加好而有用的合作者吗？

玻 绝对不会。

苏 同理，在奏乐时，琴师是比正义的人更加好而有用的伙伴。那么，在什么样的事务中，正义的人比其他人是更加好的合作者？

玻 我想是在处理与金钱有关的事务中。

苏 玻勒玛库斯，我想你也许得把花钱的事情除外，比如在买卖马匹的时候。在这种时候，我想懂马的人是更好的合作伙伴，难道不是吗？

玻 显然如此。

苏 还有，在买卖船只时，造船匠或船老大是更好的合作伙伴。

玻 看起来是这么回事。

苏 那么在和金钱有关的事务中，在什么事情上正义的人是比较好的合作伙伴？

玻 妥善地保管金钱，苏格拉底。

苏 你的意思是不花钱，把钱藏起来？

玻 确实是这样。

苏 这岂不是说，不使用金钱的时候正义是有用的？

玻 是这么回事。

苏 同理，当剪刀被收藏起来的时候，正义于公于私都有用。而当剪刀



被使用的时候，修剪葡萄的技艺是有用的，对吗？

玻 显然如此。

苏 那么你必须说，盾牌和竖琴被收藏起来不用的时候，正义是有用的，但当这些东西在使用的时候，有用的是军事技艺和音乐技艺。

玻 必定如此。

苏 所以在其他所有例子中，只要其他东西在使用，正义就是无用的，而这些东西不使用的时候，正义才有用，是吗？

玻 好像是这么回事。

苏 那么，我的朋友，如果正义只能在别的東西不被使用和无用的时候才有用，那么它不可能具有很高的价值。不过让我们来考虑下面这个要点。打斗的时候，不管是拳击还是在别的什么场合，最善于攻击的人不也是最善于防守的人吗？

玻 确实是。

苏 那么最懂得如何防病的人也最能传播疾病而不被发现？

玻 我想是的。

苏 还有，最善于保护一支军队的人与最擅长盗窃敌军作战计划和部署的人实际上是同一个人。

玻 确实如此。

苏 不管怎么说，那么最有本事的保护者也是最有本事的盗贼。

玻 看起来是这么回事。

苏 正义的人是保存金钱的行家，也是盗窃金钱的高手。

玻 这个论证肯定会推出这一步。

苏 那么，正义的人到头来竟成了某种小偷，这个道理你可能是从荷马那里学来的。因为荷马颇为得意地提到奥德修斯的舅舅奥托吕科。他说：“他在偷窃和发假誓方面的才能超过所有人。”所以按照你、荷马、西摩尼得的说法，正义似乎是一种偷窃，只不过这种偷窃的目的是使朋友受益和使敌人受害。你是这个意思吗？

玻 以宙斯的名义发誓，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已经不知道刚才说的是什么意思了。不过，我仍旧相信正义对朋友有益而对敌人有害。

苏 我可以再问一些问题吗？你说的朋友是指那些看上去高尚的人还是真正高尚的人？哪怕这些人看上去并不坏，但实际上与敌人相同。

玻 这还用问？人们似乎总是热爱那些他们认为是好人的人，而厌恶那



些他们认为是坏人的人。

苏 正是在这个问题上人们老是犯错误，他们认为是好人的人有许多并不是好人，而恰恰相反，这些人是坏人。

玻 人们是这样想的。

苏 那么这些犯错误的人会把好人当敌人，把坏人当朋友吗？

玻 当然会。

苏 那么正义对这些人来说就是对坏人有益而对好人有害，是吗？

玻 看起来是这么回事。

苏 还有，好人是正义的，他不可能不正义。

玻 对。

苏 那么按照你的推理，伤害那些不可能不正义的人是正义的。

玻 不对，苏格拉底，这个推论是不对的。

苏 那么正义就是伤害不正义的人和有益于正义的人。

玻 这个结论比刚才那个要好些。

苏 玻勒玛库斯，从这个结论我们可以看出有许多人看错了人，他们的正义就是伤害他们的朋友和有益于他们的敌人，因为他们的朋友中也有坏人，他们的敌人中也有好人。这样一来，我们说的意思与我们确认了的西摩尼得的意思正好相反。

玻 真的！结论确实就成了这个样子。但我们还是改变一下我们这个结论的依据，因为我们对朋友和敌人的看法可能是错的。

苏 你说的是什么看法，玻勒玛库斯？

玻 我们把那些在自己看来是好人的人当成了自己的朋友。

苏 我们现在怎样才能改变这个看法呢？

玻 不仅要看起来是好人，而且要真的是好人，这样的人才是朋友，而那些看起来是好人而实际上不是好人的人，这些人不是我们真正的朋友。关于敌人我们也可以作相同的假定。

苏 那么按照你这个新看法，朋友是好人，敌人是坏人。

玻 对。

苏 所以希望你作一些补充，修正一下我们前面关于义人的见解。我们刚才说正义就是对朋友行善和对敌人作恶，但是现在我们还得说，如果朋友是好人，敌人是坏人的话，正义就是有益于朋友和伤害敌人，是吗？

玻 确实如此，我想这样说是对的。





苏 那么正义岂不就是一部分好人去伤害其他人吗？

玻 确实如此，一个好人必须去伤害那些坏人和他的敌人。

苏 当马受到伤害时，这种伤害使马变好还是变坏？

玻 变坏。

苏 这种变化表现在狗的优点或德性方面，还是表现在马的优点或德性方面？

玻 在马的优点或德性方面。

苏 那么当狗受到伤害时，是狗的德性变坏了，而不是马的德性变坏了，是吗？

玻 必然如此。

苏 我的好朋友，那么我们不得不说，当人受到伤害时，是他们作为人的具体优点或德性受到了伤害，因此他们才变坏了，是吗？

玻 确实如此。

苏 那么正义不就是人的具体德性吗？

玻 这一点也必须加以肯定。

苏 我的朋友，我们还必须承认受到伤害的人变得更加不正义了。

玻 似乎如此。

苏 那么音乐家用音乐的技艺使人不懂音乐吗？

玻 不可能。

苏 骑手用他的骑术使人不会骑马吗？

玻 不。

苏 那么正义的人用正义使人不正义吗？或者总起来说，好人用德性使人变坏吗？

玻 不，绝不可能。

苏 我想热的功能不是使其他东西变冷，而是正好相反。

玻 对。

苏 干的功能也不是使其他东西变湿，而是正好相反。

玻 确实如此。

苏 善的功能也不是去伤害，而是正好相反。

玻 看起来是这样的。

苏 正义的人是好人吗？

玻 当然是。



苏 那么，玻勒玛库斯，伤害朋友或敌人，或者伤害任何人，不是义人的功能，而是义人的对立面不义之人的功能。

玻 苏格拉底，我想你说得完全正确。

苏 那么，如果有人肯定正义就是还债，而他这样说的意思就是义人伤害他的敌人和有益于他的朋友，那么说这种话的人并不是真正的聪明人。因为他这样说是不对的。我们已经清楚地证明伤害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可能是正义的。

玻 我承认。

苏 如果有人肯定西摩尼得、彼亚斯、庇塔库斯，或其他任何贤人和有福之人说过这样的话，那么你我得一起举起双手加以反对。

玻 我准备与你并肩作战。

苏 你知道我认为这句话是谁说的吗——正义就是益友害敌？

玻 谁说的？

苏 我认为说这种话的是佩尔狄卡、泽西斯、底比斯人伊司美尼亚，或者某些自认为手中握有大权的富人。

玻 你说得很对。

苏 很好，既然我们已经清楚这样做并不是正义，这样做的人也不是义人，那么我们还能把正义说成是什么呢？

这时候，塞拉西马柯插话了。我们刚才谈话的时候，他就几次三番想插进来，但都让坐在他旁边的人给拦住了，因为他们急于想要听出个所以然来。等我讲完了刚才那番话稍一停顿时，塞拉西马柯再也无法保持沉默。他抖擞精神站立起来，一个箭步冲到我们面前，好像一只野兽要把我们撕成碎片。玻勒玛库斯和我吓得魂飞魄散，手足无措。

塞拉西马柯大声吼道，你们在这里胡说什么？就像两个傻瓜一样相互吹捧？苏格拉底，如果你真的知道什么是正义，那么就不要再老是提问题，再用驳倒人家的回答来逞能。你倒是挺精明，知道提问题比回答问题要容易。你自己来试试看，告诉我们你认为什么是正义。你刚才说正义是一种责任、一种好处、一种有益的东西、一种收益，不管你认为正义是什么，都请直截了当地说，说清楚。那些啰哩啰嗦的废话我一概不想听！

〔听了他的这番发话，我非常震惊，两眼瞪着他只觉着害怕。要不是我原先就看见他在那儿，猛一下真要被吓愣了。幸亏他在跟我们谈话刚开始发火的时候，我先望着他，这才能勉强回答他。我战战兢兢地说：“亲爱的塞

